

本畏廬尺牘

康南海尺牘

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初版  
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五版



分 售 處

各 省

中

華 華 書 書 盤

局

發行所  
發行所  
文上中上文明書局  
海海南京書局  
華棋盤街局

編輯者兼  
印發刷行者

曾濂生尺牘一冊二角  
俞曲園尺牘一冊二角五分  
吳敬甫尺牘二冊四角  
王益吾尺牘一冊一角  
王壬秋尺牘一冊二角  
以上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一元三角  
樊樊山尺牘一冊八分  
康南海尺牘一冊七分  
林畏庵尺牘一冊七角  
章太炎尺牘一冊一角  
梁任公尺牘一冊一角五分

康南海尺牘

覆教育部書

亡越異域十有六年。迴瞻故國。邈隔星漢。不預聞政事久矣。比者不遺采及葑菲。辱承大部貽書。命作國歌。以協雅樂。猥以菲才。非能承也。重以雅意。豈敢辭也。雖然。漢之興也。徵魯諸生。以作禮樂。魯兩生曰。禮樂百年而後興。今非其時也。傳謂人給家足。無忿怒之氣。無愁怨之思。無險詖之心。人民美好。含哺鼓腹而遊。然後太平成而頌聲作。夫樂者感物而動。故治國之音雄以樂。亂國之音亂以厲。亡國之音哀以思。吾嘗遊印度。緬甸。爪哇。安南。而聞其樂。哀澀嗚咽。斷續不成聲。信乎亡國之樂也。又遊突厥。暹羅。波斯。而聞其樂。哀緊亂嘈。信乎亂國之樂也。然聞歐樂。則高明廣大。庶幾夏聲。雖強武豪激。非韶奏石聲之和平。然真治強之樂也。乃知先聖謂象功昭德。應政而作。非迂論也。今吾國生民塗炭。國勢搶攘。道揆凌夷。法守掃蕩。廉耻靡盡。教化榛蕪。名為共和。而實共爭共亂。日稱博愛。而益事殘賊虐殺。口唱平等。而貴族之階級暗增。高談自由。而小民之壓困日甚。不過與多數暴民以恣睢放蕩。破法律。棄禮教而已。披閱報紙。舉國甚囂塵上之聲。苟非爭殺亂暴。則奪攘矯虔而已。以此時而製樂。雖使后夔典之師曠侑之。研極工商。窮精律呂。亦必吳季札聞之而驚走。萬寶常聽之而下淚耳。益令國人哀思鄙厲。豈有當哉。今之亟亟議樂歌者。為應接外使。潤色文明也。實則為步武泰西。俾與齊同耳。以外人有國樂。則吾亦不可無國樂云爾。雖然。泰西有國教。吾何為有國教而自棄之。孔子曰。禮云。

禮云。玉帛云何哉。樂云樂云。鐘鼓云何哉。又曰。聲色之以化民。末也。蓋樂德有其本。不在樂歌之末矣。鄙人遠處絕國。闇無聞知。逖聽風聲。聞自共和以來。百神廢祀。乃至上帝不報。本孔子停丁祭。天壇鞠為茂草。文廟付之榛荆。鐘廬隳頓。絃歌息絕。神徂聖伏。禮壞樂崩。曹社鬼謀。秦廷天醉。嗚呼。中國數千年以來。未聞有茲大變也。頃乃聞部令行飭。各直省州縣令將孔廟學田充公。以充小學校經費。有斯異政。舉國惶駭。既已廢孔。小學童子未知所教。俟其長成。未知猶得為中國人否也。抑將為洪水猛獸也。嗚呼哀哉。何居。我聞此政也。抑或誤效法國之革命。舉教產以充公乎。則彼新舊教爭。所毀者。教皇之舊教耳。其敬奉者。固在路德之新教也。其尊基督如故也。猶吾國昔逐荀子。鄭康成於文廟外。而尊孟子程朱云耳。於孔子無損也。乃今公然收文廟之祭田。則是直欲廢黜孔子矣。在諸公久停丁祭。不敬已久。甯在此舉。然貴部主持教化。名為教育。教者。文行忠信。不知以何為教。育者。果行育德。不知以何為育也。夫立國之道。廣矣大矣。博深密微。本末精粗。莫不備舉。然後能為之。萬國之聖賢豪傑。講求數千載。然猶難之。故曰體不備。謂之不成人。治道不備。謂之不成國。吾今者之立國。不知治道備否。若以法治。則購日本六法全書一冊。夜譯而朝布之。則吾為法治國矣。若以法歐美為足。則今固。政治易服。握手免冠矣。人言共和。亦共和矣。人有國會。亦國會矣。人有政黨。亦政黨矣。人事選舉。亦選舉矣。甚且人言各州自立。民選長吏。亦實行之矣。凡歐美之至粗劣吐棄者。亦既鋪糟餽醜。甘其殘羹冷炙矣。凡吾國之先聖要道。先民遺俗。亦既掃除滌蕩矣。則吾國已治已安。太平。

上理矣。而何以蒙藏喪失。各省割據。分崩離析。杌櫟危顛。國勢垂亡。將為印度波蘭何哉。則治效之為得為失。果如何耶。鄙人既冥且愚。不知其由。或者教化之未宜掃絕耶。如教化可廢絕也。則禮義廉恥。四維可不張。孝弟忠信貞廉。六蟲必當去。人心皆欺詐狡偽。風俗皆暴惡猾猜。若猛獸鷙鳥之相殘賊也。諸公身不可得安。家不可得有。國安可得而立哉。齊景公曰。信如父。不父子不子。雖有粟。吾得而食諸。諸公幸留意。天下萬國乃至野蠻。豈有無教而能為國乎。况欲立國於天壤間。與歐美競爽乎。諸公若以為教未可盡廢也。則佛教雖微妙。然多出世滬漫之言。行於蒙藏可也。若全行於中國。未能也。基督教尊天愛人。養魂懲罪。施於歐美可也。若欲中國行之。其能令四萬萬人立舍祠墓之祭而從之乎。夫教必協於民俗。而後形為法律。政治乃得其宜。若不宜於民俗。而可强行乎。今吾國自有教主。宜於吾民俗。以為人心風俗之本。言奉以為法。行奉以為則。數千年中人心風俗。政治得失是非。皆在孔教中。融鑄洽化合之為一。若一旦棄之。則舉國四萬萬之人。徬徨無所從行。持無所措。悵悵惘惘。不知所之。若驚風駭浪。泛舟於大霧中。迷罔惶惑。不知所往也。無論孔子之道。人道也。博大高明。範圍罔外。凡食味被色。別聲而為人者。率由而不能須臾離。所謂誰能出不由戶。何莫由斯道也。即今歐美人。不能出達道達德之外也。就令如今妄人之論。以孔子為迂濶而難行。古舊而已過。欲以新道德易舊道德焉。則今青黃不接之時。新道德未成。舊道德已廢。則令舉國人民。在無教化之中矣。新道德未知經若干聖哲。乃能制作。未知經若干歲月。乃能化成。而令吾國人民。在此若干歲月中。無

教焉。則陷於洪水猛獸久矣。今舉國人民皆為洪水猛獸。何以為國。則陵谷貿易。灰劫變遷。歷陽為湖。東海為田。中國為末日矣。為波蘭印度矣。諸公皆中國人也。千秋萬世亦有子孫。其能忍此乎。其甘受此乎。夫歐美自有其美者。形而下之物質誠不可少也。採其長可也。中國亦有其粹者。形而上之德教誠不可廢也。補其短可也。若震歐美一日之強。則不擇而盡師之。因中國一時之弱。則不擇而盡棄其所有焉。此今學東語所斥為奴隸性之服從主人耳。未聞立國者損益折衷而可若是也。丹墨瑞典。皆百數十萬人國耳。等吾一大縣耳。而自為文字。自為國教。吾遊其大學。藏其國文之書。將五十萬卷。夫彼豈不知易英德之文。於交通最便。而成學最易也。何為篤守本國之文字語言。以勞費學者之精神。目力哉。蓋不如是。則不能以區區之土地人民。而自立國土也。猶太亡國九百年矣。以能篤守其教。故流離異國。而猶太至今不亡。墨西哥國未亡也。而古墨之文字圖畫。皆為班人所焚。今墨人所誦服。皆為班人之先哲遺言。也是所謂永亡也。印度雖亡。而印人篤守其教。聯絡日盛。大他日英勢稍弱。印人即可因教而自立。若吾中國一切自棄之。而師歐美。又棄其教。漫假失敗。則欲為印度。猶太。不可得也。願諸公之留意也。鄙人久棄於外道。長半生。足跡遍四洲。而三周大地矣。日閱數國之報。雖朽鈍百無所知。然論閱歷。則庶老馬之識。途既與君等生同斯國。棟折榱壞。僑將壓焉。心所謂危。亦以告也。凡人心重。則語長。吾敢懸國門而言之曰。偏大地百國。棄教而立國者。未之前聞。舍本師而為人奴。尤非智也。大部慕歐法美。能變舊法。若不棄芻蕘。垂採鄙言。鄙人更有以奉聞者。

三事焉。自古新舊遞嬗之間。新國之法未定。必用前王之禮樂。實萬國之通義也。英頻易姓。又嘗革命而共和矣。而紀綱道揆法守不少變。且以習俗為治。號為不成文憲法。故英尤盛強於大地也。鄙人在南洋購地於雞打。親見英人得逞之難打也。一切皆用逞之舊。未少易也。夫雞打為巫來由王地。至野蠻也。英人尚不遽易之。若英人而盡愚也。則可。若英人而非盡愚也。則是不可不深長思也。吾今未易新國。舉數千年之道揆法守。乃至祭典盡棄之。而一切待議院之新議。天下古今所未聞也。是非革滿洲之命也。實革中國數千年周公孔子之命云爾。且以周公之才。吐哺握髮。日求七十士。而制禮作樂。猶須七年。今議院之才人。不如周公。歲月須議。不能待七年。而望革故鼎新。勝於數千年損益之法。殆無是理也。且議會開會半年。於國政大者七十五件。未能開議。何暇及於祭祀之禮。以為無關要急者乎。則最速亦必待七年後。乃克議之。是則禮壞樂崩。大教廢絕矣。一也。且吾敬告諸公。萬國議院。只議租稅耳。進而立法耳。又進而議行政耳。若禮教民俗。非所宜及也。況於祭祀之禮乎。若議院而議及此。非徒侵官。亦且貽笑萬國矣。諸公而慕歐仿美者。其一考之。查葡萄牙革命後之新憲法第八十條曰。舊例如未經議院刪除。及與民主政體不相違者。一概照行。吾今應同之。無久荒先聖之祭。上帝之祀。而重為萬國笑。二也。吾又敬告諸公。凡共和之國。為人民而立。憲法煌煌。只為人民保其安甯秩序。生計耳。若夫改正朔。易服色。殊徽號。異器械。改祀典。則吾國在昔帝者專制之政。非共和所能行也。况乎教宗。尤關民俗之大。英滅印度緬甸。百數十年。猶不敢廢其婆羅門教與回教佛。

教而取其祭田。且大地以黃金為塔廟者。只有二處。其一則印度之霸拉憲士。其柱大數寸。瓦厚半寸。皆純黃金也。其一則緬甸之仰光塔。高三百尺。歲必鋪金一次。凡積千年矣。其厚不知若干寸也。仰光鋪金之佛廟。吾遊尚有七焉。英人非同教者。然滅其國而敬其教。尚嚴吏卒重法律而為保守之。若吾國艷此黃金。則取之以充國餉久矣。此真文野之別也。豈不恥哉。吾遊舍衛給孤獨園佛堂。雖足山鹿苑佛堂。英人非獨不廢。且特設吏卒。撥公帑。保守其遺廟焉。佛蘭西滅突尼西數十年。猶不敢滅其教而取其祭田。即突厥之暴滅布加利牙塞維。五百年。猶不敢廢其希臘教而取其祭田。即今俄滅波蘭芬蘭百餘年。尚不敢滅其教而取其祭田。萬國中或有暴主豪酋。敢以強權妄犯宗教者。舉國叛之。大啟兵禍。德三十年之教爭。死人千八百萬。尖地於四隣無算。德分裂良微。至今尚僅偏安而與奧對立。為犯教怒也。公等甯不畏之乎。故大地自回教以兵力行教外。萬國未之有聞也。今中國猶是孔教也。四萬萬餘人。其從耶教佛教者。不過數百萬。從回教者。千數百萬而止矣。餘四萬萬殆猶是孔教也。假大部與諸公。乃由外國入主中華。兵力滂大。尚不敢犯四萬萬人之國教而收其祀田。况大部與諸公。猶是中國人乎。以各國異教。暴主豪酋。謬挾強權。妄犯宗教。猶觸舉國之怒。合而叛之。大戰三十年。大部與諸公。有幾何權力。乃能以數日之在位。而行萬國異教暴主所不敢行之事乎。幸今四萬萬國人未之知耳。又久服從於專制國下。未知歐國之例耳。又未審共和國之法耳。故大部行此巨變之政。犯全國之怒。尚能安然無事。倘如歐俗。有此巨變。則國民咸操戈而起。與政府諸

公從事諸公數人能當數萬萬人之怒乎。故大部只能恪守數千年之舊章。無更革祀典之權。更無收孔廟祭田之權。三也。幸大部留意焉。若大部垂採鄙言。收回成命。不廢丁祭。保存祀田。猶聞絲竹。春秋之俎豆莘莘。永奉廟堂。泰稷之原田膾臘。則天下聞風。猶知嚮往。大教未墜。人心未死。中國猶有望也。鄙人詠仁蹠德。鼓舞軒冕。願為協律。再賡天馬之樂章。樂寫歌詩。願作中和之樂職。惟大部教之。不勝惶悚屏營之至。

覆山東孔道會書

李樵先生執事。自戊戌遘難。黨禍雲興。執事與苾園尚書子靖侍郎並遭黨錮。北部則李杜齊首。東林則高顧並名。懷仰高山。愛而不見。流離絕海。久而未歸。加復劫灰日飛。滄桑親厯。國事危變。大教淪胥。悠悠爾心。相望不語。其為感喟。何可言耶。頃者四海橫流。六經掃地。上下竟廢陳俎。庚子不復橫經。論語已付燒薪。鬻舍鞠為淺草。國家尊器而忘道。學子媚西而棄中。或疑為無用。而誚以迂愚。或目為過去。而不周時用。甚且妄人無忌。降黜聖號。謂為政治教育哲學之名家。儒冠欲溺世。相詬病中風狂走。大浸稽天。吁可痛矣。頃由門人梁啟超轉來賜書。承聞齊魯諸儒。大發宏願。宏茲孔道。執事靈光歸然。領袖主持。宣揚聖教。夫當世衰道微之極運。忽覩中流砥柱之擎天。乃心西悲憂極以喜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並承立總會於曲阜。廣郡國之推行。庶幾聲教四訖。為道干城。人心不死。舊學未忘。德必有鄰。道或不墜。總會籌備。宏規大起。一一皆如祖所欲言也。惟承過許。推以所長。才質朽鈍。慚辱大命。非所承也。豈敢任也。

惟自昔者逾冠之歲。先窺百國之書。預憂洪水之來。深慮教宗之變。儒盡焚坑。撫羣經而夜泣。壁聞絲竹。念先聖而神悽。幸乃發為公羊三世之微言。証明禮運大同之奧旨。推茲大義。徧註羣經。明撥亂之外。尚有升平太平之深微。知小康之上。猶有天下為公之大道。道雖並行而不悖。泉必時出而為宜。故能曲成不遺。用以範圍無盡。不量鄙薄。負荷大教。羣經註成。陳祭庚子。而以孔子改制考先焉。欲以孔道推四海而皆準。範千世而罔外。曾於戊戌進呈各書。並奏請開孔教之會。不幸堯臺幽囚。秦焚遂至。餘生瑣尾。絕域流亡。執禮器而西行。抱遺經而南渡。居夷浮海。訂墜守殘海。鳥煙雨。註春秋于檳榔嶼中。須彌雲霞。訂傳記于大吉嶺上。遭時禁逐。十有六年。微尚所存。居幽彌篤。躬逢嘉會。寫我素心。敢不從諸公之後。冀少効涓埃之力。庶大教之不墜。俾斯道以重光。中國不亡。黔首攸賴。亡人回首。西望神州。泰山之雲雨彌天。洙泗之波瀾未沫。曰歸曰歸。言懷吾黨。努力努力。未喪斯文。謹布區區。惟希明鑒。敬問起居。不盡懽懽。

辛亥臘遊箱根與梁起超書

一昨脂車宵邁。明月照影。僕夫戒時巾。笥先發。汽車飈馳。寢臺美睡。一夕千里。旦過靜岡。遙望富士。瞻之在前。羣玉峰頭白。銀宮闕。橫雲封掩。正面邈莫。良顧不遂。奈何奈何。午到國府津。遂見箱根。羣峯聳碧。松嶺夾綠。壓映海波。激瀉澗流。舊遊如昨。復集眼前。飯顆少憇。笥與遂躋蹬道紆空。危岫挿漢。蜀坂九折。王尊所叱。棧道千盤。杜陵是吁。澗湍餘寒。空憑冰雪。荒山竟日。但見白草。紫紛萬徑。寂寞山家。孤狹時躍。人跡俱絕。凍雲殢壑。靈霧曠谷。飛雪晝霏。奇寒襲人。冷

風刺面。重裘不溫。如臨絕塞。但歎荒涼而已。登陟勞止。一步三頓。加蕭蕭暮雨。滑滑春泥。窈窕  
松林。冥冥列岫。僕痛馬瘡。天昏日黑。前途渺渺。客舍茫茫。叩野人而篝燈。披荆榛而覓路。道狹  
草長。則下臨絕壑。澗曲峰迴。則前遮峭崖。遂乃覆車折軸。兩易乘載。踟蹰路左。匍匐冥行。行路  
之難。宛其傷矣。所幸電話先通。客館迎至。忽乃連岡列炬。走卒夾途。或挽或推。前後各四。傳呼  
若鳴鑾。呵殿成八騎。淒苦之餘。忽化閑境。雲堦咫尺。天人變幻。入偃旅館。有若登仙。黃柑自青。  
銀魚入餌。與奴白飯。浴我溫泉。酒膩茶甘。香糜夢妥。鷄鳴夜闌。風雨如晦。追思疇曩。感慨繫之。  
則天既白矣。乃策馬蘆湖。瞻望富岳。精誠開雲。積陰解駁。白頭倚霄。碧波欲冰。白帽倒影。上  
下摩照。光景奇絕。疑到忉利。遊時幾何。觀化無盡。湖邊得宅板屋。荒園花石。僂僂波光。泚泚可  
以賃廡。便欲移家。不知桃源。此可終隱。其與吾子。將離隔矣。此地昔在南北之朝。曾設重關之  
險。羣雄力競。俛仰千年。今則大道荒蕪。行人斷絕。今古異跡。令人慨慷。浮雲西馳。忽晚故國。金  
鐵鳴飛。神州陸沈。江漢濁濁。則樓船驚波。京邑岌岌。則風塵湧洞。成皋榮陽。復見劉項之相距。  
朔方西域。又聞吳越之稱王。慘淡兵戈。蕭條城野。月照白骨。是深閨夢裡之人。馬擁殘旗。慟部  
下招魂之祭。國殤漸無壯者。空巷只餘寡妻。嗟我遺黎。民生欲盡。一百日之倒戈。風雲慘贖。三  
百年之王業。宗社忽焉。每念宣室之陳。更感東市之戮。追思鼎湖之痛。自哀絕國之奔。摩黨人  
之碑。銅逾十載。寫湘靈之怨。行吟九歌。蕭蕭松柏。慕茂陵而不歸。莽莽河山。對新亭而下淚。江  
海萬里。乾坤百年。宗國瀕危。生民莫拔。及黨禁之解除。隨舊朝而同盡。俛仰身世。悲從中來。

非木石能無哀乎。吾三周寰宇。徧閱君相醉諸歐之金粉。考百國之寶書。厭飲乎石室之藏。倦遊乎息陬之操。已忘歆羨。自放行藏。吾道非耶。人間何世。諸天無量。星界萬千。生有自來。游為偶現。八千往返。莫往莫來。億劫灰飛。不壞不捨。惟吾心之悲憫。忍斯世之遠離。嗟我生民。實同憂樂。欲往乎公山佛陀。尼父之行慈。丘就乎夏桀殷湯。有莘之任重。無成敗利鈍之逆覩。盡瘁鞠躬。無身名得失之求全。吾固喪我。披艱掃穢。濡足匡時。光岳或完。黎民或保。仁人志士。其能忍乎。若夫處民絕之時。際國亡之厄。遠依異國。免居亂邦。逍遙帷闥。播弄鉛槧。徒以箸述為暇豫。以酒博為排遣。志學行仁。生平何事。嗟乎梁生。才薄賈誼。志希伊尹。聯鑣駭靳。同拯日於虞淵。比翼齊飛。事教民於塗炭。荏苒歲暮。於今廿年。死生有命。進退維谷。豈伊異人。而有差池。夫單豹養其內。而虎食其外。拿破倫冒於行。而霧助其成。凡成功者。天人各半。巧存未必得。壯往未必失。前修多矣。吾才質老鈍。道德日負。西望孺博。寶氣鬱其光華。東懷君勉。雷霆走其精銳。思草堂之萬木。未盡凋零。藐烈士之暮年。平生飛動。行軍誰與。浮海徒傷。窮冬泣寒。荒山歲盡。白日西匿。長風萬里。嗟乎天命。憤悒云何。呵凍布懷。僵難酣縷。

林畏廬尺牘目錄

答某公書

答周生書

與魏季渚太守書

出都與某侍御書

上郭春榆侍郎辭特科不赴書

與國學扶輪社諸君書

與姚叔節書

示兒書

林畏廬尺牘

答某公書

伏聞大帥以精卒數千，躡敵於滬尾之礮臺坡。執事所部張李歲軍五百，裸袒屹勃，直犯敵陣，敵大創而退。獲其巨酋，帥方偉公之功，而提督某害公能至用陵詆，幸卒見直於帥，厚加賞接，毗佐營務，至慰至慰。天下熱烈所在，積忌者亦與之終始。非甚銳退容隱，實無以自善其後。執事周閱世事，當能辨之。幕府之要原以用才為極策，顧文章之士，動多夸誕如紓之類，是爾。矧紓之所長，又未必足名為文章者。執事竟欲歲糜千金，辟為參佐，竊以執事為過聽。紓年十八，即侍先君於臺灣，童幼不自勉，迴念宿過，慙沮萬態，固不足以益執事也。乃欲辟致舊時無識少年，引據成幕，無論非紓所料。即執事迴念紓童駿之狀，亦必以進紓為過舉矣。老母明年六十，近視紓益驕貴，若乳下之子，每應禮部試，如甚不得已而遣之，請留不可。行復懊悔，深念親意如此，豈忍割棄可戀之日。冒占戶素之祿，以遠遠老母，執事倘為紓憐，必不忍以先君交誼之故，強致紓於幕下。且紓非自省之明，戀母之切，亦斷不忍以先君交誼之故，峻却執事。李父在臺，晤及執事，必能致紓誠款，方命之咎，死罪死罪。

答周生書

惠書獎借過力，至引王君薇庵林君述庵事，推僕為古之義士，傳聞失實，此則僕所慙悚不敢遽受，必宜辨白者也。竊謂五倫中，忽有朋友之一倫，咸非兄弟分則路人。而古人於憂危喪亡

之交。冒死捍衛，頗以為過。及僕身被家難，學業不立，朝夜震局，莫省為計。則存問誘掖，摩勵磋切，均吾友之力。方悟古人置朋友於五倫中，今果大享其利也。徽庵王先生天性孝友，僕與游處二十餘年，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殘，先生處之夷然，視兄嫂加篤。僕窺察其意，感出至誠，因愈加推重。先生亦蓄我如季弟，學問一事，巨獎尤力。先生既死，遺其子女二人，僕私誓將獨任其婚嫁，僥倖不負死友之諾。其子元龍，依僕十年，已入邑庠，頗以詩筆驚其長老。距徽庵死之數歲，林述庵亦被疫死於烏麓道院，僕奔哭弔之，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為託。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，處之亦將十年。阿狀入庠與元龍同，其詩筆雄警，不如元龍之逋峭。僕時時告以詩不足為，當求有用之學。造儒者之道，僕之所以為此者，爾時實未計其力之能至與否。即彼二君審僕貧薄，亦未料僕之為能教養其子也。僕之為教為養，並為元龍娶婦，殆天幸使然。亦二子志趣不忍忘其死父，始至於此。究皆五倫中之常事。僕習知其故，不敢自奇，而足下為僕奇之，何也？且僕尤有懼者，設彼二子驕荒敗德，與僕為難，則僕亦不過太息流涕，委諸氣數而已。此外尚有何術？推之中興，勲臣力造區夏，苟無天人合德，亦未必遽成絕大勲業。故君子任事，能歸功於天，不惟無禍，亦以養德。矧僕纖介之善，尤何足云？足下重我愛我，遂有逾量之譽，故不敢不辨。暑盛伏惟珍衛不備。

與魏季渚太守書

綠南歸計，執事當杜來四月十四日，維舟紫竹林。冀得一遇，嘯桐往省。其戚羅公云，執事少駐。

旅順。自度不能更待。遂南下。而心甚念執事。所制鐵艦。北軍曾否中程。而又傷人之多。言。剛者之易折。皎者之易污也。中夜浩嘆。快快如有所失。方今小人之多。任事之難。在古實無可比。例。蓋上有積疑之心。下多分功之思。有積疑之心。則膚寸之失。足累乎全局。有分功之思。則缺望之事。彌甚於仇讐。故凡語言酬應。精神稍不相屬。引憾已足刺骨。况又忼爽質直。自行己意。此人言之所以不直於執事。必欲求逞者也。執事此行。短執事於新帥者甚夥。紓策執事必坦然自信。然執事亦聞鄭袖之短楚美人乎。美人自多其貌。其受禍乃不在貌而在於掩鼻。今彼人亦以掩鼻短執事者。執事安能必新帥之弗聽。王君之事。獄連裴少卿。惡王君少卿且所不惜。矧於執事有先入之言乎。為執事計。不當南歸。當於北軍擇一善地處之。勿見才。勿任氣。苟有報國之事。以誠懇雍容出之。古來志節廉介之士。至有不能成大事者。以盡人知其為志節廉介也。幹濟之士。先求薦。願執事留意焉。

出都與某侍御書

海隅伏聞清風。咸以敢言。期許執事。比來都下。執事適糾察京畿。詢之同鄉官京朝者。又咸以執事為敢言也。屬者德人襲我膠州。及即墨。震驚聖廟。此人心至痛之事。天下洶洶。爭赴都堂言事。某等默察國家大勢。以為中國兵力。必不能及。皇上又不能置之不問。為此因事建言。請皇上下責己之詔。鼓勵士心。並陳籌餉練兵外交內治四策。歸於自強。十一日恭賜赴院。與堂期適左。乃用十六日沐浴以進。祇候栢臺竟日。以臺長未臨。令某等暫歸候諭。十九日。忽得片